

外国文学大系

幽灵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外国文学大系/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. —北京 :学苑音像出版社 ,
2004. 5

ISBN 7 - 88050 - 383 - 8

I. 辉... II. 北... III. 文学—外国—故事 IV. I001 -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87995 号

外 国 文 学 大 系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出 版 :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: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 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 4100

字 数 56 00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 1 - 5 000

书 号 ISBN 7 - 88050 - 383 - 8

定 价 10080.00 元(全 1008 册)

幽 灵

爱德华·戈曼

1984 年

一阵敲门声。

“嗨，霍恩。我正要告诉你……”

妈妈偷偷地从儿子卧室的门缝向里看，惊讶地说，“天哪！霍恩，你老干这种事，是不是？”

她那声音和眼神都在说，她但愿没有看见自己 17 岁的儿子正在干的事。

停了一下，她又问：“你没事吧，霍恩。”

“为什么我会有事呢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我好着呢！现在给我滚出去！”

“霍恩，我求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，我是你妈妈呀！我是……”

“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吧。”

她知道这话的语调。她害怕听见这话。自从儿子长到 7、8 岁起，她就一直害怕听见这话。

他不像别的孩子，从来也不像。

“听见了，霍恩，”她一边说着，眼泪就已经流了下来，那都是些没有用的眼泪啊！

“听见了，霍恩。”

（他们不了解我的孤独。他们只看见我的力量。但他们不了解我的孤独。）

1986 年

推开窗户，满眼秋色。树叶散发出一阵阵清香。远处行进着的鼓乐队在校园边上操练着。树叶的香气就像那蓝色烟叶那样浓。

在离学校不远的一间小小的公寓里，他躺在床上，身穿白色裤衩，旁边坐着的一位姑娘正拍打着他的胸膛。除了那粉红色紧身比基尼三角裤叉外，她一丝不挂。

“感觉挺好，真的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他说。

“这事我经常干。你大概是有点累了吧。”

“住嘴！”

“对不起，”她说，“我真的喜欢你，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？”

他猛地将她推开。这使她大吃一惊，也把她弄得很疼。

这的确使她大吃一惊。

（我开始明白我的问题是什么了。我头痛不怪我自己，怪他——那个骗子，就是那个骗子。）

1987 年

“呵，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”“医生，您知道我觉得怎样。”“生气？忿恨？”“当然，难道您不这么看？”一阵沉默。“跟我说说你头疼的事。”

“几点啦？”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“时间，医生，几点啦！我忘了带表了。”医生叹了口气说，“2点10分。怎么啦？”“今天我有点着急。”“我们得到3点才能完。”“您也许能行，我可着急呢！”“你知道你妈让你整个下午都在这儿治病。”“×我妈的！”“别胡说！还是跟我说说你那些头疼的事。”“说些什么？”“你知道是什么引起头疼病发作的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请好好想一想。”小伙子叹了口气，“是他。”“他？”“那个骗子。”“呵！”

“每次我在电视上或报纸上见到他时，头疼病就要发作。”

医生飞快地边说边在笔记本上写着，“当你看见他时，你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没有感觉。”

“没有感觉？”

“简直就是没有感觉。人们认为他就是我。好像我不存在似的。”

他想：对一个缩头缩脑、脸上长着三颗肉瘤、袜子脱在脚后跟上、拖着一双旧狗头鞋的人，你又怎么能认真起来呢？

不管怎么说，他开始怀疑这个缩头缩脑的人可能就是那骗子的朋友了。

对，肯定是。

天哪！为什么他以前就没想到呢？

他站了起来。

“现在才2点15分。现在才……”

可他已经出了门。“再见，医生。”

1988年

几个月前从大学退学后，他就整天呆在自己的房间里，陪伴他的是一只小白猫，那是妈妈为了让他高兴专门为他买的。他懒洋洋地躺着，在5月的阳光下，晒得暖烘烘的。那只小白猫也一样，抬着湿漉漉的小黑鼻头，懒懒地伸着粉红色的小舌头。“小猫呀，”他说着，敲了它一下，“你是我惟一的朋友，惟一的啊！”

他真的开始哭了，后来就抽咽起来。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
（我昨天看见他在电视上挥着手臂，接受人们的一片鼓掌声。现在他已经使人们相信了他。每个人都相信他。他们真的认为他就是我。他们真的相信是这么回事。）

1989年

“我想和你谈谈。”

“我正有急事！”

“我是认真的。”

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妈妈像今天这样。她没叫他“霍恩”，没有后退，几乎要生气了。

“好吧。”

“上楼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到你的房间去，走啊！”

到底发生什么事啦？她好像完全疯了。

于是他们就上楼去。

还经过小白猫呆的地方，小白猫还是那样抬着湿湿黑黑的小鼻头，伸着那尖尖的粉红色的舌头。在阳光下懒懒地躺在楼梯台阶上。

他们走进他的房间。

她猛地拉开衣柜的门。

她指着里面的东西。

她嗓门很大，近乎要歇斯底里了：

“你跟我说过，你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扔掉的。”

他觉得自己的脸涨得通红，说道，“这不关你的事，你没有权利……”

“我有一切权利。自从你8岁起，我就忍受着这一切。现在我再也受不了啦！你现在是个大人了，也该长大了。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扔掉，现在就扔掉！”

他没有生气，只是站在那里，让自己弄明白此时此刻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真正的情况。

这一定是骗子也附在她身上了。

他自己妈妈的身上。

感觉到他神态上的这一变化，她好像也觉得自己有些不像自己。从衣柜向后退去。

“你怎么啦！”她说。

“你让他碰你了吗？”

“谁？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，妈。你知道得很清楚，我在说什么。”他停了下来，眼睛盯着她。作为一个42岁的女人，她是相当迷人的。白天电视上的所有这些增氧健身产品广告、所有那些为减肥而作的广告，只吃水果、瘦肉，几乎从不吃馒头，当然也不吃甜食，他的脑子乱了。

“你让他碰过你了，是吗？”

“我的天哪！你——？”

但她止住了自己，显然她意识到，要说出来的话是不合适的，是最最不适合的。

（你……是不是……发疯了？）

然后，他抓住了她。

他卡住了她的脖子。

在她还没来得及叫喊，惊动起邻居之前，就被卡得透不过气来。

这太容易了。

他的两个拇指紧紧地卡着她的气管。

她的眼睛翻着白眼。

她使劲想吐出几个已没有用的词，唾液带着白沫从她的嘴角流了下来。

他看着她的胸脯在便服下还在起伏着。

他更使劲，更使劲地卡。

“请别……”她努力地挤出了这两个字。

然后，她倒在地板上。

他毫不怀疑她已经死了。

（那个骗子已经占领了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。我没有朋友。（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把小白猫放在这里的就是他。）我没有希望找到一个工作，因为当我告诉他们我是谁的时候，没人相信我。我没有……）

他使我毫无选择的余地。

我毫无选择的余地。

同一天（下午）

以前，他从来没坐过飞机。听说坐飞机有两个最危险的时候，那就是起飞和降落。他害怕起飞。

一旦上了天——除了那短暂而可怕的喧嚣时刻，——他开始自得其乐起来。

过去，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她，他的妈妈对他来说是个什么样的负担。

他想着，她现在留在他的房间里，她已经死了，萎缩在一个角落里。他猜想，人们得有多少天才能发现她。她还会活过来吗？她的身体会发黑吗？蛆会爬满她的全身吗？他希望这样。这样就会教训那个骗子，让他不要干涉他的事。

在剩下的旅程中，他看着一个黑发空姐在对着许多乘客微笑，那张开的、鲜红的嘴唇让人激动。

他看到她红红的嘴唇。

她的嘴唇真让人激动。

同一天（晚上）

这个城市使他害怕。他已经住进了一家不错的旅馆，就在 36 层。下面的人看起来就像许许多多蚂蚁。

城市散发着臭气，处在一片黑暗之中。

他到这个城市来，原本是没有明确的计划，但当他躺在旅馆结实的床上，吃着炸面包圈，喝着牛奶时，电视里播出了最新消息，第一个新闻使他想出了个漂亮的计划，一个绝妙的计划。

明天，那个骗子将会从市长那儿得到奖赏。

这太容易干了——

太容易了。

（明天世界将会知道，我长期的斗争将要结束。明天我将能到我该去的地方。）

第二天（早晨）

一个温暖的春日。城市监狱的后门。骗子经常把逮捕的罪犯带到这里来。

城市里污浊的气息——废气、烟尘、污秽不洁、孤独凄凉；——城市那难堪的模样：没有希望，傲慢自大，掠夺成性。

他自己的房间。他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去……（他躲在停放着的小汽车后面，手里捏着的枪湿漉漉的沾满了汗水。）

但是，现在那个骗子突然出现在这里……

——他领着一个囚犯从后铁门进去……

——那个骗子，显出一副十分自信的样子……

——他穿着一身制服——

——他正走进门去，这时——

枪声响了——

砰，砰，急促的两声枪响打破了清晨的温和与平静。

砰，砰，又是两声急促的枪响。

（你这个下贱货——我的——父亲——你已经骗人骗得太久了。现在我活着，你就得死。）

枪击的声音……

（你活不了……）

当天（下午）

大约在中午时分，所有的新闻媒介都刊载了这一事件，甚至电视广播网公告节目也播放了这一事件。

这一自称的刺客（被警方所击毙）也已得到鉴定。

这样，一个邻居就来到他家，看看他妈妈在听到这一可怕的消息后的情况。

敲门，再敲门。（没有动静。）

于是就去报警。

后来，他们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死尸。一个漂亮的、40岁开外的妇女被扼而死。遗弃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。

一名警察摇了摇头，一脸十分惋惜的神情。

多么可惜！

他看见衣柜的门半开着。作为一名警察，总是好奇和要注意一切，他用一支笔慢慢地把门打开（在一个犯罪现场，你得加倍地小心，因为证据是很容易被毁坏的）。

他向里面望去。

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说道。

他的伙伴正在指挥着法医和验尸官办公室的人员，还有那救护车上的人员忙碌着，听到喊声，就走来说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往里看。”

于是，第二个警察向里看去，小声说：“所有这些制服，它们就像是……”

“但是，如果他有所有这些制服，你会认为他原本还是尊敬那家伙的，并不想杀他。”

第一个警察一边摇着脑袋一边说：“这真是个又怪又混蛋的世界。一个又怪又混蛋的世界。”

同一天下午（后来）

“嗨，瞧这个，”那第一个警察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某种日记吧。”

“咱俩看看。”

他们随便翻着。翻到一段时，他们读了起来：

“再也不能容忍了。这个骗子必须杀了，因为我们两个人不能同在这世上。一个是真的，而另一个是假的。过了今天，真的一个就将要拥有权力的宝座。”

“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一个警察问。

第二个警察耸耸肩，说：“你算问着了，伙计，你的确把我问住了。”

刘晋刘字洁译